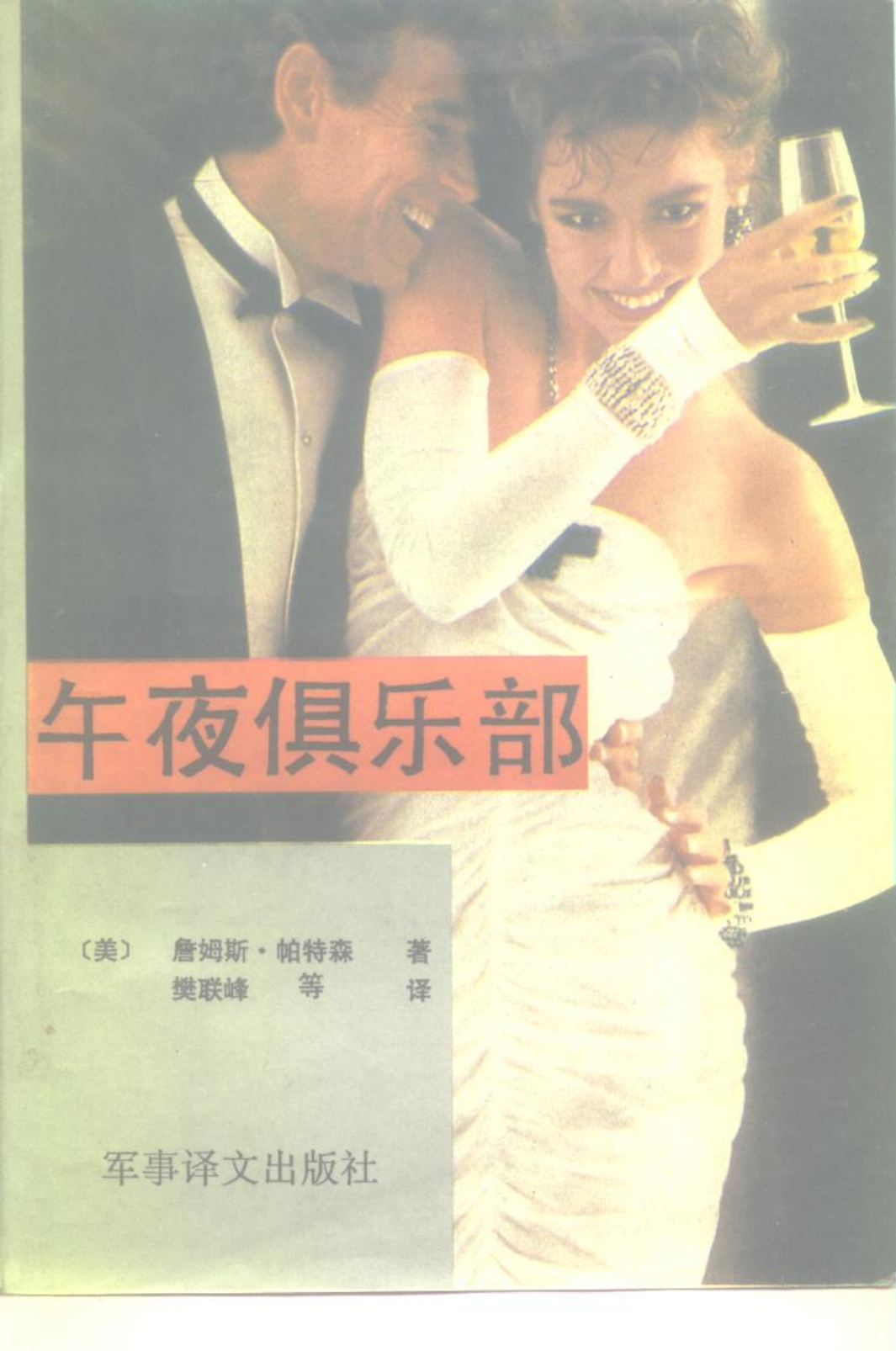


A man in a tuxedo and a woman in a white dress are dancing closely. The man is smiling and looking at the woman. The woman is holding a glass of champagne and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mil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suggesting a nightclub setting.

午夜俱乐部

〔美〕 詹姆斯·帕特森 著
樊联峰 等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午夜俱乐部

[美]詹姆斯·帕特森 著
樊联峰 郑江华 藺芳忠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四月

午夜俱乐部

[美]詹姆斯·帕特森 著

樊联峰 郑江华 蔺芳忠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9.25 字数20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27-117-9/1·61

定价: 3.80元

内 容 提 要

在冬夜的长滩上，探长斯蒂夫诺维奇以及他所率领的警察行动分队，突然遭到匪徒伏击。探长被他的对手“墓穴舞人”打中三枪，但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他坐在轮椅上继续追踪“墓穴舞人”，却有一隐蔽势力总是抢在他前面袭击“墓穴舞人”的黑社会势力。与丈夫离异的女作家为写“俱乐部”一书也在追踪黑社会，与探长走到了一起。等待他们的是爱欲、恐吓、暗杀、绑架……在女作家的卧室里，探长又遭枪击。事件的结局将会怎样呢？杀死“墓穴舞人”的隐蔽枪手又是谁呢？……

第一章

纽约长滩 1986年3月

约翰·斯蒂夫诺维奇遇刺的那个晚上，酷寒无比，冬夜的天空中，星星闪烁分外璀璨的光芒。

午夜刚过，斯蒂夫诺维奇探长走在长滩上那吱嘎作响、坚硬冰冷的木板路上，嘴里哼着“冲板姑娘”。这类蹩脚的渔乡小调往往令他的嘴角浮现出微笑。

斯蒂夫诺维奇的双眼敏锐地注视着前方的夜幕，警惕地搜索着静谧多沙的海滨。

“墓穴舞人”就躲在附近。斯蒂夫诺维奇全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都明显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有时，这位探长具备一种第六感观，一种超自然的感观。一想到他追踪了近两年的那些社会渣滓就躲藏在近在咫尺的夜幕中，他就浑身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斯蒂夫诺维奇巡视了一圈后又走回到佛罗里达街——一条僻静的小巷里。这是他和其他警探们预定的集合地点。其实，斯蒂夫诺维奇10分钟以前就到了，然后又沿着纽约街和那条腥臭扑鼻的海滨木板路走下去，他想让头脑清醒些。

由14名缉毒警探组成的小队在此集合了，纳索县和纽约警察总局联合组成了这支队伍，每个成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其任务是追踪“墓穴舞人”的行迹。

斯蒂夫诺维奇和众人打了招呼，拍拍他们那裹着风衣的

屁股，和大家开着玩笑。

斯蒂夫诺维奇探长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这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或许他从未认为自己还有这般能耐，从未感觉到“玩玩纸牌还有这样大的乐趣”。或许他较之其手下的警探们更加玩世不恭，对世界的观察和分析更加怪诞离奇。

今夜，他身穿一件褪色的黑皮外套，内着带帽兜的灰毛衣，这身打扮更显出他那6.2英尺的躯体结实、粗壮，留给人更深的印象。在那顶皱巴巴的鸭舌帽下，满头棕色的毛发不驯服地向外耷着。深棕色的眼睛冷酷无情，但当它们遇到志同道合者时，又变得温暖宜人。人们说他有些像某位怪诞的电影名星，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当今世界似乎就是由这类怪诞的影星们统治着。

在佛罗里达街那兴奋的夜色中，汽车的后备箱几乎无声地开启了，纽约警察局和纳索县发的枪支弹药被一一取出，其中有左轮357口径的短枪和满载的弹匣。

整个海滨被激战前的恐怖气氛笼罩着。

这次搜剿毒品的行动预计比那场著名的法国缉毒歼灭战更有战果，战利品将是200公斤海洛因和供纽约25万瘾君子用的150万支毒品注射剂。

现在正缩小对亚历山大·圣杰曼的包围圈，在过去的22个月中，人称“墓穴舞人”的这头畜牲一直是斯蒂夫诺维奇探长与之纠缠的幽灵。这次冤家路窄并不是巧合，因为在纽约警察总局，斯蒂夫诺维奇经常接手查处最重大的毒品走私案，他机智过人，精力充沛，面对挑战从不畏惧。几年来一直是局里的“得力干将”，这名声带给他的只有疲于奔命的快节奏生活。

斯蒂夫诺维奇最后转向他那体重达260磅的副队长贝

尔·库普切克：“一切就绪了吗？陈查理？”

“噢，夜晚在小巷里摸黑行走的聪明人都不会说准备‘就绪’了。”库普切克咧嘴一笑，那模样颇像华语侦探片中的胖主人公陈查理。

“你这混帐查理！”斯蒂夫诺维奇回敬他。

约翰·斯蒂夫诺维奇和安娜·斯蒂夫诺维奇 布鲁克林高地

就在几个小时前，斯蒂夫诺维奇和妻子安娜一道出去吃晚餐。他带她光顾华丽的“河岸酒吧”餐馆，这是一所隐身于布鲁克林大桥下，外形犹如一顶皇冠的高雅去处。

吃完饭，他们回到布鲁克林的寓所，偷偷地溜进楼顶上的室内游泳馆。这里的闭馆时间是晚上9点，可斯蒂夫诺维奇有钥匙，他还带了盘磁带，2人在楼顶跳起舞来，先是罗伯特·克雷的爵士乐，后转为巴西劳林多·爱尔梅达的浪漫舞曲。

“咱们在破坏你发誓遵守的法规，”安娜贴着他的面颊娇声低语着。她的身体是那样柔软轻捷，不愧是个高水平的慢步舞伴，高雅而又百分之百地令人称心如意。

“人们不应强行实施那些坏的法规，”斯蒂夫诺维奇低声说。

“你不愧为一个警察，不畏惧权势。”

“你算说对了，我认识的显贵多如牛毛。”

他动手解她的裙扣，这裙子穿在安娜身上完美地衬出她那金发碧眼的娇容，手触之处，感到裙子平滑得像上等绸缎一般。

“你想来点猥亵的裸浴吗？”安娜柔声笑问。

“受到引诱时我会的，我脑子里还有些类似的重罪案例。”

他们脱去晚饭时的衣服，下水缓缓地游了几个来回，然后便柔情依依地浮在月光朦胧的水面上。星星透过楼顶的玻璃天花板，在夜空中眨着眼睛。

和安娜在一起，斯蒂夫诺维奇总是别出心裁地演出一幕幕奇妙的浪漫剧，变成一个专门编纂出人意的浪漫故事的大师：往安娜执教的学校送一束有十几朵红玫瑰的花簇；去佛蒙特州斯图恰的周末滑雪旅行；在沙克斯花一小时时间选上一付贝壳形的金耳环等等。

在泳池的最深端，他将安娜揽近自己。妻子的蓝眼睛中闪出温柔、智慧的光芒——那是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月光下，她的身体仿佛上了一层釉一样，闪闪发光。

当斯蒂夫诺维奇还是个在学校念书的毛头小伙子时，安娜就是他心中的偶像。两个人可说是情投意合。

“我不敢相信自己有多爱你，”他微微气喘着说，“安娜，我爱你胜过爱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你我真不知该怎样生活。很可悲，但这是真话。”

“别那么伤感，斯蒂夫。”

在宁静、湛蓝的池水中，他们含情脉脉、如胶似漆地交欢作乐。

此时正值3月中旬的某夜晚，室外气温是多年来罕见的寒冷。

在那一瞬间，斯蒂夫诺维奇认定自己拥有了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抓住圣杰曼，将为这甜美的生活锦上添花。

墓穴舞人， 长滩

亚历山大·圣杰曼出席了一场高级的社交活动，地点是

曼哈顿第五街一幢大厦的顶楼大宴会厅，晚会一直延续到午夜。出席晚会的大都是银行投资家、华尔街上有权势的经纪人及其夫人，除此之外，还有些风格各异的妙龄男女供他们寻欢作乐。一支黑人组成的爵士小乐队在吹吹打打，仿佛置身于晚会之外。

圣杰曼自身的气质和这里的气象再吻合不过了：他精明强干，诙谐有趣，在场的大亨们无人能比；他腰缠万贯，受人敬重，俨然是一位拥有无穷财富的欧洲投资商……

现在，他乘坐的那辆黑色的赛车正向长岛驶去。对过去几个星期中所干的一切，圣杰曼怀有充分的信心。这段时间里，他精心拟定了作战方针，这最终能使他那组织健全的犯罪活动改头换面。他不乏雄厚的财力作后盾，不论是纽约还是国外都是如此，只要保证今后关键的几个月里不出差错就万事大吉了。

可就在不久前，当圣杰曼边想事情边驾车驶过长滩大桥时，一个人突然搅扰了他。斯蒂夫诺维奇探长竟使得他在美国的生活不说是无法维持，至少可说是处处碰壁。此人是个制造麻烦的行家里手，固执己见，且比大多数警察机敏聪明。他给圣杰曼制造的麻烦和窘迫已超出了后者的忍耐限度。

他曾两次尾随圣杰曼去欧洲，在中央公园西街圣杰曼的住所外设哨监视。一天晚上他还跟着圣杰曼走进“环形餐馆”，实际上是找老板西里奥·马其奥尼了解情况。

这种争强好胜的欲望似乎是美国人的特点。70年代初期，圣杰曼目睹了这种欲望在东南亚惨败受挫。今天，在纽约，他将再次一睹往事重现。斯蒂夫诺维奇斗胆向他发起挑战，这绝不能允许。

黑色赛车终于抵达长滩，他加足马力朝约定地点驶去。

今晚要给仇人点颜色看看。

斯蒂夫诺维奇 长滩

纽约警察总局和纳索县联合派出的14名警探，沿着长滩的望洋街一列纵队行进，队伍中人头参差不齐。

他们沿着狭窄的街道，穿过一片已有40年历史的老房区和几家爱尔兰人开的酒店。行进中，偶尔可以看到一个意大利馅饼摊或是一家冬季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出售些廉价装饰品的店铺，在寒风中摇摇欲坠。

“我真想吃点馅饼，”队伍里传来库普切克的公鸭嗓音，“胡椒，洋葱，外加一份奶酪。”

“我倒想和神智清醒的人搭档，”约翰·斯蒂夫诺维奇小声回敬道。

队伍继续向前，最终在一条更狭窄的路上止步不前，这里是路易斯安娜街，除了路边停放着几辆车外，街上空荡荡的。那是几辆伤痕累累、锈迹斑斑的破车，一眼望去就如同海滩上那些阴暗潮湿的窝棚。

队伍在街的另一端拐进一条弯曲的小巷，这里有个很宽的岔路口，两幢很大的海滨住宅像卫士一样矗立两旁，把守着巷口。

对亚历山大·圣杰曼，斯蒂夫诺维奇是了如指掌的：他是欧洲的贩毒巨星，历年来最大的毒品走私犯；可在另一些场合，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守法商人，金融家和投资商，追捕他的工作困难重重。斯蒂夫诺维奇知道，圣杰曼及其黑组织正在引人注目地打入美国。圣杰曼暗中操纵着他的拜占庭帝国，一个控制着整个欧洲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高效率指挥系统，人称“黑道法律”。

“黑道法律”既适于罪犯，也可用于警察。它有严格的规章，人人皆知。不论是对立的黑社会头子还是警察、检察官、甚至法官，只要与圣杰曼的“黑道法律”相冲突，都会遭到无情打击，常见的报复手段是凶杀和虐待狂式的肉体折磨。对当事人的朋友、家眷也习以为常地予以报复。亚历山大·圣杰曼曾说，他绝不靠奉行懦弱的法规生活。

今晚，斯蒂夫诺维奇和他的队伍要打破圣杰曼的“黑道法律”，他们将袭击他在美国的主要毒品加工厂。

突然，斯蒂夫诺维奇的视线被死巷左前方的什么吸引了，那所房子里的灯光闪了闪后又熄灭了。

“哎，左边，看见没？”贝尔·库普切克用手一指。

斯蒂夫诺维奇和其他人停住脚步，他们的双腿突然间迈不开步子。

身后，海风带着尖利、近乎不祥的呼号。

“怎么回事？”库普切克喃喃说道，“但愿是谁深夜刚刚熄灯上床。”

“我也说不准，抓紧枪就是了，”斯蒂夫诺维奇缓缓抬起雷明顿冲锋枪的枪口，他预感到要出事，体内的肾上腺兴奋起来。

月光穿透树木的枝杈，给大地上的万物投上一层奇特的黑白相间的阴影。

“嘿，探子们，你们他妈的没想到吧？！”

“嘻鸣，看这边儿！”

马路对面传来更多嘶哑的叫喊。黑暗中躲着一些人。

“有胆量的过来呀，你们这群混蛋！”

一排刺眼的强光灯被打开了，光束交叉照亮了街上各个角落。

紧接着，密集的子弹从街道两旁射向街心，枪口喷火，子弹呼啸，一场殊死的混战拉开了序幕。

“卧倒，都卧倒！”斯蒂夫诺维奇一边喊着，一边打开枪机，推弹上膛，与此同时还下意识地变换了姿势。

“卧倒！”他尖叫着，瞄准强光灯就是一梭子，“全都卧倒。”

整条街上乱成了一锅粥。警探们尖叫着，诅咒着，斯蒂夫诺维奇最终也趴在地上，气喘嘘嘘。他的脑子里突然闪出安娜的情影，和再也见不到她了的念头。

斯蒂夫诺维奇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冰冷的水泥路上，不知道自己负伤了没有，他真的不知道。汽油和机油的混合气味扑鼻而来，呛得人难受。

他匍匐前进，终于爬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的尾部，手和膝盖因支撑着身体吃力地爬行磨得血肉模糊。后援的人都哪儿去了？他现在能干什么？

他爬到第二辆车下，头时常碰到底盘上。他骂着街。胸部疼得钻心，车外冲锋枪声此起彼伏。

不一会儿，他已爬到第三辆车下了。

斯蒂夫诺维奇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躲在这辆车下不动，车的底盘很低，他只好把脸贴在地上，痛苦的叫喊占据了他的头脑。

第四辆车停在离第三辆车很近的地方，两辆车之间的距离很小，他一直竖起耳朵在听，看有没有朝这边来的警笛声。

他什么也没听见，附近的居民没人报警。

他接着向前爬去，穿过一辆辆汽车，离开了凶手和屠杀现场。他们知道他在这儿吗？有人发现他了吗？

他已不去数究竟有多少车被抛在身后，浑身都被冻僵了。

最后一辆车停在望洋街的拐角处，街那头的喊叫声已经十分微弱了。他需要先呼吸一下，然后再起身逃跑。

他最终从最后一辆车下钻出来。

然后便竭尽全力向左奔去。

被汗水浸湿的身体经冷风一吹，僵硬得不听人支配。他拼命向前跑去，尽管身后并没人追上来。他沿着“之”字形路线前行，像从狭窄的地下发射井中弹射出来的导弹。

一切似乎都不是真的，过去脚踏实地地跑起来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呼吸也异常艰难，胸部阵阵剧痛。

“千万别停下来。”

这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念头，但却使他支撑了下来。

除此之外，别的都不重要。

终于看到自己和伙伴们停车的叉路口了，那些马自达车、卡莫罗斯车、斯汀格力斯车、BMW 牌车 静静地停在路边，车上空无一人。

斯蒂夫诺维奇拐过街角来到佛罗里达街上，自己的那辆黑色面包车就在前方。此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报警求援。

他跑着掏钥匙。凄厉刺耳的警笛声终于从远方传来。

汗水浸透的衣服经风一吹使他浑身颤抖，头发像水淋一般。

就在离车五步开外的地方，身后传来清脆的枪声，子弹径直从背后射来。枪声在斯蒂夫诺维奇的头颅里回荡鸣响。

第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身体右侧。说起来似乎很简单：右肋中弹。

它使斯蒂夫诺维奇在原地转了180°，那情形就像一辆飞驰的卡车突然被撞或是大人轻而易举地摆布孩子一样。

第二枪击中的位置稍高些，击碎了斯蒂夫诺维奇的右脊椎骨，锯齿状的碎骨渣像鹿角一样刺破皮肉裸露在外。

这颗子弹在他体内搅动着，旋转着，尔后从侧翼钻出来，落下个硕大的创口。

这一枪击中了背部。

斯蒂夫诺维奇脸朝下倒下来，身体横卧在薄冰覆盖着的沙砾道路上。

他眼泪汪汪，似乎要大哭一场。他想向前爬或是做点什么，可一点也动弹不了。

凶手最终从藏身的阴暗角落中走出来，走到呈“大”字趴在地上的斯蒂夫诺维奇身边，沉默地凝视了许久。

斯蒂夫诺维奇能够听得见他的呼吸声，那是一种不属于人类的冷静……凭着听觉，他清楚地知道那人在干什么。刹那间，今夜发生的一切在斯蒂夫诺维奇的脑子里异常清晰明朗起来，他将亲眼目睹致自己于死地的凶手。

他听见那人将第三发子弹推上膛；听见凶手漫长而令人窒息的停顿了一秒钟；听见他再次扣动了扳机。

最后的一击，准确无误地击中了他的后背。

事成之后，“墓穴舞人”离开了他的追捕者。

亚历山大·圣杰曼； 布鲁克林高地

亚历山大·圣杰曼驾驶着一辆泛着光泽的深蓝色轿车疾驰飞奔。昏暗的车内，唯一能刺激视听感观的是那双戴着黑皮手套的手、暗红色的指示灯和轮胎与路面的磨擦声，一种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碾压东西的声音。

这是教训，圣杰曼边开车边这样想。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需要别人教训教训他，那个对自己穷追不舍的探长尤其需要别人对他施以教训。他竟固执地尾随了自己两年。

轿车最终停在一幢外表破旧不堪的房子前，这是一所旧砖楼，约有20层左右高。是那种楼上的母亲隔窗扔给孩子买冰淇淋零钱的廉价住宅。

“墓穴舞人”尾随着一个黑女人走进大楼，从她手中的纱布、棉球和脚上的橡皮套鞋看，圣杰曼猜想她是干护士一类工作的。

他走下电梯，这里的楼道和其它各层的大同小异，做饭的油烟味刺鼻熏人，供暖系统“卡卡”作响，浅蓝色壁纸，破旧的深蓝色地毯。

亚历山大·圣杰曼抬手按下9—13室的门铃，连续按了7次。

终于，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显得空洞而遥远。

“来了，来了，谁呀？”

深蓝色的门从里边打开了，安娜·斯蒂夫诺维奇的表情说明她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险境。

“斯蒂夫出事了。”她的话是肯定的，而不是在问问题。

“对，现在轮到你了。”

没有任何痛苦，安娜清楚地听到装着消声器的手枪在离她不足三步的地方发出沉闷的响声，眼前闪过一道亮光，照亮了走廊，有点像摄影师的闪光灯。安娜·斯蒂夫诺维奇还没有躺倒在门后的地板上时就咽了气。

“墓穴舞人”亚历山大·圣杰曼带着同来时一样自负狂傲的神态离开了大楼。

第二章

伊西亚·帕克； 1988年6月

夹于125街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道交叉点的“柑桔果汁店”，比起周围其它店铺来，至少有一个好处：它视野开阔，可对街上的情况一览无遗。从这里能将左邻右舍那正在变化、多少有些萧条的情况尽收眼底：贴上封条和搬空了的楼房，如哈雷姆区最后一家百货商店布鲁姆斯大厦和洛伊斯·维多利亚大楼，全倒闭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年访问纽约时下榻的特里萨旅馆如今成了办公楼；巴锡·史密斯和贝西·史密斯、比尔·埃克斯坦和埃林顿演出过的阿波罗大剧院重新营业了，谁知道会维持多久？

伊西亚·帕克站在花花绿绿的“柑桔果汁店”柜台后，恪尽职守地揩抹着柜台，眼睛却瞄着向远方伸展的125街上那幻影般的街景。他觉得贫穷和苦难从没有如此有趣，他搞不清怎么会这样想。

那边老板在叫着他的名字：“嘿！伙计！你聋啦？快来两杯香蕉汁，伙计！”

帕克并不聋，要说听力，他后来才发现自己长了对兔子耳朵，像职业运动员一样，对观众席上的侮辱和嘲讽，他的耳朵具有十分灵敏的功能。帕克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调一份像店老板的脸色一样别扭的“柑桔果汁店”饮料。他考虑再三，决定不这样做，至少是目前，暂时不做。

“来了，先生，果汁两杯。”他压低嗓子冲老板咕哝着。

“两杯香蕉汁。”

“香蕉汁两杯，来啦。”

在这期间，帕克的注意力一直没有离开125街，特别是那座日趋陈旧的高架桥，桥上还铺有年代已久的纽约中央铁道。为了这一时刻，他足足等了一周时间……可现在他又不能断定自己寻找的是些什么，于是，他的两眼便死死地盯着那里，同时，手中还在调着香蕉汁，碎冰块，新鲜的香蕉和母公司的特制面糖。他认为这样喝起来肯定酸甜有味。

突然，帕克终于看到了他等待的情况：两个毒贩子懒散地出现在街上，帕克亲眼目击了这笔交易，他看到绿色的钞票极短暂地闪了一下。

“嘿！我说帕克，帕克！”老板又在叫了。

“去！你小子闭上你那狗嘴！”帕克顶撞道，“别叫唤，懂吗？”

盛气凌人的店老板沉默不语了，在他一生中，也许还是头一次忍气吞声。帕克脸上的表情告诉他：他比普通店员应有的表情要郑重其事得多。

帕克一个引体向上，以动物才有的弹跳力越出柜台。

果汁店中那些打发时间的老主顾们抬头看着他，只见他推开那污迹斑斑的有机玻璃大门冲到大街上，手里握着22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枪口冲上，直对着附近建筑的石头房顶。

125街对面，一个毒贩子看到帕克朝自己走过来。

狗日的。帕克想着。

毒品贩子和他的伙伴撒开腿逃离佛里德里克·道格拉斯